



淡泊生活,从容写诗

——寒枝诗歌漫谈

吕宗林

“王国芳,网名:寒枝。写诗,却不是一个诗人”——这是寒枝诗集《瞬间》扉页上的一段简介,或自嘲,我会心一笑。

寒枝的诗集《一个人的洪荒时代》《瞬间》《举油灯的男人》来到我的书柜已有数年。我曾动过写点什么的念头,却没有动笔。对于一首诗或者一位诗人,不宜忙于评论,时机未到都是枉然。新的一年趁着兴致寻来,顺便就诗人寒枝的诗,漫谈如下:

一是欣喜。寒枝的诗让我欣喜,是从他的《石鼓江山》那一系列组诗开始的。以我的经验,不写家乡的诗人几乎没有;而能把家乡写得有独特诗味的,又十分难得。且看寒枝的《石鼓》:“一切都在醒来,在‘楚虽三户’的旧地/一声石鼓,水开始举起石头的火把。”起始就陡峭,让阅读者有了攀登的兴致。水举起石头的火把,水、石、火,三者瞬间流动又瞬间凝固,引起人们对石鼓江山地理性、历史性的诗意联想,欲罢不能。《朱陵诗歌》则是另一种状况:“朱陵朱陵,折戟成沙,满身的浪咬与鳞痛/再也打不开你骨头里那朵骄傲的白菊/任野草在洞口疯长,缄默不言”,那朵骄傲的白菊,不是朱陵洞通往南岳的传说,不是江山锦绣的一种装饰,而是诗歌,让一个久远的枯洞拥有了生命的活力、典雅、从容、鲜活。再看《草桥酒家》:“绣迹潜入铜壶,沿着燃烧木炭之腹/进入了煮酒的肠胃,不动声色就像青草韧性地

攻下/春天,一件器物总会让人感到用心感到离别的难”。这里诗人安下了“铜壶煮酒”这么一个机关,情酒浇愁愁更愁,不论来者或归人,都将被隔世的乡愁灌醉。寒枝的这一类诗,有较好的古典文学功底,在角度切入、意象选取、情感提炼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二是陌生。诗忌千人一面,好诗总让人感觉陌生,以至新鲜。《举油灯的男人》是一幕诗剧,或者一首长诗,完全与此前寒枝的诗路数不同。同是写衡阳人文地理却有天壤之别,像一把剑磨了许多年,终于寒光四射。这是诗人与哲人王夫之的历史性会晤,地点在船山广场、石鼓广场、王衙坪、苏眼井,或者任何与生命、苦乐、祸福、诗词有关的瞬间,或朝雾澎湃或残阳如血。

“你应该有自己的照明办法,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的心脏应该一年跳一次,很慢,活得像一棵树,以身体记录,用油灯指路。这是真相,你该说了,是时候了,你必须是一个举油灯的男人”——诗人、哲学家王夫之这样说。

“油灯?是时间隧道里幽暗的方向?是轮回中大彻悟的神启?是不可避免的悲喜剧的道具?是肉体中提炼出来的精神光亮?”——诗人寒枝这样体会。

之后是打碎与重塑,从古代到现代、从词语到意象,像一个乡村的迎亲方阵匆匆向前,一不小心,风掀起了新娘的盖头,令人惊喜。

三是从容。诗怎样写才能出彩,众说纷纭。拔苗助长者有之,搔首弄姿者有之,无病呻吟者有之,淡定从容者有之。寒枝属于淡定从容者一类。那年黄永玉在街上遇到沈从文,沈从文说了一句话:“要从容。”给了黄永玉很大的启发。所以,无论做人还是写诗,从容很重要。从容有多种解,如胸怀与意志,智慧与善良等。但从容却又很难得,一些人为了生活与理想,大多数时候总是忙得屁颠屁颠,哪里沉得下来?

寒枝微信上有一句话:窃喜渐不为人识。我认同。甘于寂寞,静得下来,正是从容的酝酿状态。一个诗人,是要把写诗当作终生职业的,不像玩票的只是玩玩而已。诗人必有个性不能随大流,只有潜心修炼方能水到渠成。从容不仅是一种处世态度,更是一种修炼境界。时下纯文学(包含诗歌)虽不那么走红,写诗的却反倒多了起来,网络诗人如过江之鲫,多了去了。诗的评判标准也是各说各的,这些都不能左右一个诗人的创作。诗人只管写,诗歌文本摆在那儿,怎么评说诗人可管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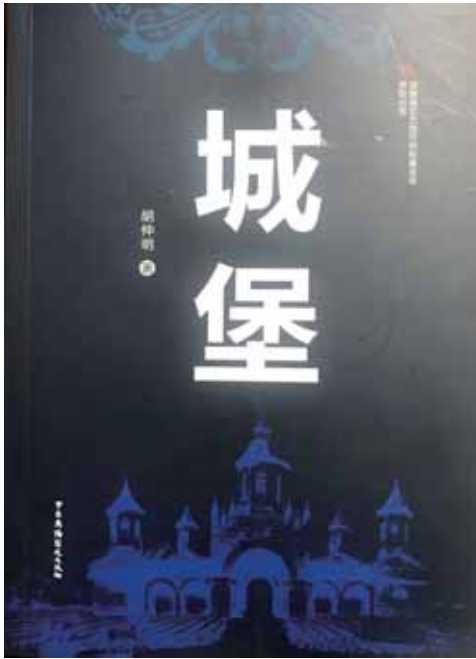
从容说起来容易,做到却非常难,因为它面临着诱惑、心态、智力重重考验。具体到写诗,每个诗人也都面临着这样的考验。但有趣的是,诗歌的智者都能跨越障碍,曲径通幽达于化境。淡泊生活,从容写诗,当是一种可以追求的境界。不知诗人寒枝以为然否?



人性深度发掘的形象升华

——以分析《城堡》的文学形象构建为例

邓荣辉



我们总是在争论一个问题——“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和荀子两位先人已经对立冲突过了。但直到今天为止,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有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对人性的探讨和发掘,无论是哲学家、史学家还是文学作家,都一直在路上。作家是通过文艺作品来表达一种对人性的恻隐之心的,常常体现在作品中形象的构建和细节的升华上面。

胡仲明先生的《城堡》就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当代魔幻现实主义类的小说。《城堡》的文学形象构建表现了作者的主观倾向——对人性的深度发掘,其文学形象构建是典型又新颖的,但同时也是勉强和残缺的。

首先,主人公小丘从小说一开始就向往着像堂·吉珂德一样,周游各地惩强除恶,进而引申到他竟然可以同自己的影子交流,还想让影子同堂·吉珂德的随从仆从桑丘一样。这表明作者想通过小丘同影子的对比找出人性的无力和苍白来,同时也暗示了小丘与影子注定是个悲剧。因为他们俩同堂·吉珂德一样,这个世界与他而言总是充满着荒诞和格格不入。他们想摆脱,但也只能进入另一个魔幻的世界继续同样的命运。

影子就像是小丘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人性中的另一面。但人性真的就这么容易被自己发现吗?其实不是的,人性是复杂的。当小丘同影子狗娃来到城堡时,城堡就为主人公两种人格不同的人性深度发掘之旅提供了一个通道媒介。而城堡的另一个世界,小丘和影子的出场设定也很有意思,小丘是没穿衣服,这里隐喻着小丘在众人面前还是伪装矜持的,有那种自尊心。因为一旦只有自己能发觉自己所暴露的缺点时,一个人便会狂妄自大甚至无法无天,这才是真正的人性背后;同时影子的设定是看不见镜子中的那个自己,并且还变性失败成了个“阴阳人”,这也是隐喻人性的另一面多变。

同时,两个人虽时间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但都牵涉到了官场生活的骄奢腐败,这也表明小丘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一旦有机会让自己心想事成,便会跟从政为官扯上关系。这也是作者想考验主人公人性深处的一种方式,包括美女的宠溺满足也是一种诱惑,考验着小丘原本想跟堂·吉珂德一样的志向有没有忘却。但后来小说结尾也交代了这一点,这是人性的深度发掘又是人性觉醒后的恍然大悟。

爱的方式与美好

——读吴若权《男人不坏,只要用对方式去爱》有感

贺楚建

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爱情或许并不完美,一句话不和,就吵架,两句不顺心,闹离婚。我发现,生活水平提高了,可离婚几率好像也在随之增高。那些积极想要了解男人的女生,与我一样,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她们眼中,男人总是依然故我。男友换过好几个,问题还是那几点,往事不要再提,旧戏还在重演。

近日,我得到一本新书《男人不坏,只要用对方式去爱》。它深深吸引了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黎明,瞬间被阳光沐浴着,一种暖融融的感觉迎面扑来。

书中共分五章:付出关心前,要多观察;没说出口的话,才最关键;先洞察生理,再掌握心理;他是有情趣,还是不安分?不完美的男人,完整了女人。作者借用50个恋爱个案,有效剖析男人的思路和女人的盲点,让恋爱中的人明白,只

要爱的方式对了,你所能拥有的爱比想象中更多、更美好。

作者犀利的笔触、细腻的剖析和人性化的醒脑攻略以及清新动人的文字风格,深受读者欢迎。书中字里行间告诉我们,男人并非刻意心口不一,有时男人忘掉一些亲密小动作,并不一定代表他不爱你了;只要女人对他多肯定、多鼓励,不论是言语的、眼神的,他就能放下心防,对你说实话,就能帮你找回当时的甜蜜。如果一味地怪男人为什么变沉默,不如反躬自省。

在我看来,爱情是易碎品,若是捏得太用力,很容易破碎。男人要懂得甜言蜜语,女人也要学会辨别,遇到花言巧语、油嘴滑舌的男人,就容易“嫁错郎”。爱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那是一辈子的责任。爱的最高境界就是:该说的时候,就说;



不该说的时候,不说。当你出言不逊时,看似伤了对方,其实更是伤了自己,何必得宠不饶人?

书中个个案例和谆谆善导,在读者心灵深处产生洪钟般的鸣响,像斧凿般留下深深的印痕;男人不坏,只要你懂得如何打开他习惯孤单又畏惧被拆解的心房,将阳光照进他的心灵,彼此之间就会充满幸福阳光,才有白头偕老的花好月圆。

“段”章取“议”

1.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往往被表述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须知,鸟之翱翔与车之驰骋,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轮子步调协调、一双翅膀节奏合拍。而重建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重回文学本身,是当下文学现场的急切现实需要,更是一种重建中国式文学文化批评的自信探索和实践。就我个人的文学价值观和审美偏好来说,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至少要包含这样几个要素:及物,有效,在场。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分享,是写作者经由语言文字在向他人和世界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那么,文学批评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分享,阅读中的且喜且嗔,被击中的灵魂或被唤

起的内心,以及会心、惶惑、疑难,缠绕交融着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批评者可在这个过程中反观自己——用独特的个人语调来呈现个人眼光,分享阅读和自己。一篇优秀的、有效的文学批评,应该与我们当下真实的现实经验和内心生活发生真正的关切和关联;它所发现、探讨甚至貌似解决了的问题,应该与现实境遇和精神状态相呼应。

——金赫楠 说

2.我非常羡慕那些可以在咖啡馆写作的人,我也尝试过,但我做不到。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某种隐私生活,必须独自待着,必须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必须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茶,还要

时不时地站起来,走动,吃东西,无意识地做些小动作。而在咖啡馆,在别人面前,我没法做到旁若无人,没法彻底打开内心,向虚空处掏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没法在别人目光下完成这一系列转化。

我觉得这就好比一只蜘蛛,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一张现成的蜘蛛网,辛苦编织这一切的蜘蛛不知藏身何处,我从没见过一只正在织网的蜘蛛,我猜它一定是在无人时分谨慎出动,尽情地呕心沥血,奋力地倾吐内心。所有的创造都伴随着某种不安、不雅、不适,不足为外人观。蜘蛛结网如此,母鸡下蛋也是如此,所以它们必须找一僻静之所,独自悄悄地完成那一切。

——姚鄂梅 说